



# 动物 文学



三

张 锋 史庆礼◎编著

## 精品文库

黑猩猩重返大自然 鸵鸟趣事 幼狮出世 牧羊能手——狒狒  
奇异珍兽——鸭嘴兽 澳洲野犬 塔斯马尼亚“恶魔”  
大怪物“庞戈” 野猪、大象制造的闹剧

大众文艺出版社



Q95-49  
35  
:3

# 动物文学精品文库

张 锋 史庆礼 编著

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物文学精品文库/张锋 史庆礼编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6

ISBN 7-80094-999-0

I. 动…

II. ①张… ②史…

III. 动物—通俗读物

IV. Q9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8007 号

**动物文学精品文库**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9.5 字数 645 千字 插页 32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4-999-0/Q·1

定 价:158.00 元(全五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 12

### 和偷猎者的一次遭遇

亚  
当  
森  
与  
爱  
狮  
同  
行

9月21日下午，乔治和我以及陶陶在丛林里遇见了爱尔莎一家。和往常一样，爱尔莎上前欢迎我们。杰斯帕舔舔我和乔治，然而当他想要去舔陶陶时，爱尔莎却走到他们之间，表示不赞许他这样做。这表明爱尔莎的态度已经变了，因为她现在依然很喜欢陶陶，如同喜欢努鲁和麦克德一样；自从小狮子出生以后，每当小狮子走近非洲人，或者非洲人走近小狮子时，爱尔莎总是表示反感。奇怪的是，如今这一禁令竟然扩大到陶陶身上。

夜间，我们听到狮吼声，第二天，乔治在营地附近发现一只雄狮留下的脚印。后来，我和陶陶去找爱尔莎，看见她正呆在噗噗岩顶上。虽然我呼唤她的名字，并且让陶陶留在下面，只我一个人爬上噗噗岩，走到她身旁时她却不理睬我，甚至都没看我一眼，也不看小狮子。我在那儿呆了大约20分钟，然后便回家了。我有些怀疑，爱尔莎的配偶可能就在附近，所以她才有这样的表现。当天晚上，爱尔莎没回营地。次日早晨，我看见它们一家正在河里嬉



戏。当小狮子在河里戏水，在漂浮的木头上打闹时，爱尔莎趴在陶陶身旁，她从那里能看到我们。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杰斯帕对陶陶的枪发生了兴趣，一个劲儿地跟他打埋伏，时而又悄悄地跟在他身后。爱尔莎几次上前为陶陶解围，压在杰斯帕身上，一直等到陶陶走远了，杰斯帕追不上他时，爱尔莎才把杰斯帕放开。

当天傍晚，采采蝇格外讨厌，爱尔莎逃进我的帐篷，咪咪叫着，让我帮她驱赶采采蝇。我走进帐篷想去给她帮忙，然而杰斯帕和戈帕早已跑到母亲身旁。正滚来滚去，想压死身上的采采蝇。我走近爱尔莎时，这两只小狮子对着我咆哮起来，当我给爱尔莎捉身上的采采蝇时，她开始舔小狮子，这无疑是在安抚它们，以免它们妒忌。一般来讲，爱尔莎愿意让我给她捉采采蝇。可是第二天早上，我望着小狮子和爱尔莎兴高采烈地在玩耍着，爱尔莎却上来用爪子打了我两下，甚至向我扑来，弄得我真有些莫名其妙。

当天夜里，我们就寝后，爱尔莎回来一会儿就走了，第二天黄昏时，才又带领小狮回到营地，样子很冷淡，叼起羊肉，拽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吃完后不久便走开了。

第二天傍晚，我出去散步，发现很多大象新留下的脚印。回来时，我看见杰斯帕把我的帽子弄得一塌糊涂，这顶帽子是天热时遮太阳用的。爱尔莎似乎为儿子的淘气表示歉意，对我显得格外亲昵。我们在一起坐了很久，在河



边观看一只食鱼鸟——鱼狗。这只大鸟走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看来它并不怕我们。

大概就在这时，我开始发现，戈帕的嫉妒心越来越厉害了，它不仅对我，对自己的哥哥也是如此。当杰斯帕和妈妈在一起玩耍时，他总是故意在它们中间跑来跑去；当爱尔莎走近我时，他便缩着身子咆哮起来，一直到爱尔莎向他走去时才算了事。

乔治走后，我便睡在越野汽车里，夜里将死羊用铁链拴在汽车附近，以防其他猛兽来偷吃。这样虽然影响我的睡眠，然而却是观察丛林中夜行性动物活动的好机会。

我特别喜欢一只灵猫，它的毛色很深，非常凶狠，常常占有猎物，激怒周围的豺群，但只要它一抬头，豺群便急忙逃跑。有一次，杰斯帕竟然把这只灵猫赶跑了，它的勇敢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每逢我看到这只有趣的灵猫时，总是让它足吃一顿，然而对豺和鬣狗，我就不那么慷慨大方了。

一天夜里，树枝的折断声和大象的响鼻声把我惊醒。象群是在河边活动，但越来越近，我有些担心，倘若它们走近帐篷，我是没办法对付它们的。爱尔莎和小狮子呆在我的“卧室”旁边，也许听到了大象的声音，大概它们也是忧心忡忡。我们都仔细地谛听着大象的动静。突然，我看见一个巨大的身影在河岸上走动；后来它停住脚步，静静地站了很久，最后终于消失在黑夜里。和我一样，爱尔



莎和小狮子都鸦雀无声地提防着，一直到听不见声音为止。我猜想，爱尔莎后来可能走了。

过了片刻，我听到外面有动静，用手电筒一照，看见一对绿眼睛在闪闪放光。这只动物越来越近，我琢磨它大概是一只来找食吃的猛兽，于是我钻出汽车，想用荆棘枝把羊肉掩蔽起来，还没等我把一根带刺的大树枝拽到预定的地方，一只狮子却突然扑到我身上，原来是爱尔莎。我回到汽车里，等到她和小狮子可能吃完肉，走了以后，我又钻出汽车，心里思忖着一定不能让豺偷吃剩肉。爱尔莎又向我扑来，保护她的羊肉。我们就这样进行着拉锯战，足足折腾了一夜。爱尔莎胜利了，但也花了一定的代价：由于护食，她吃的肉，要比应吃的可多得多。

9月份最后一周的一天早上，一位当地人来找我们，让我们帮忙将两只狮子赶走，那两只狮子在他家附近，咬死了一只水羚。我派两名狩猎侦缉人员跟随他去了。他们查看了狮子的足迹，发现那两只狮子在猎物旁守了一夜，然后回到16公里外的山区，那里是它们平时栖身的地方。

我感到高兴的是，当地居民终于知道了，除了爱尔莎，附近还栖息有别的狮子，倘若他们谁家的家畜被咬死了，他们不会再说这一定是爱尔莎干的了。

临近10月，我和比利·柯林斯两人都觉得，我们在一起讨论一下如何安排出版图书的事，是有益处的。

我到内罗毕去接他，在我们驱车回营地时，发现他对



爱尔莎并没有成见，没有丝毫怨恨的表示。尽管他上次来时，爱尔莎对他很不友好，看来他也不惧怕爱尔莎，我为此感到高兴。我本想在爱尔莎一家回营地之前，能赶回营地，然而在吃晚饭时我们才到，发现爱尔莎一家正在帐篷前吃东西呢。我有些担心，但爱尔莎却极其友好地欢迎我们俩，然后转身又去吃晚餐。黄昏时，我们大家在离爱尔莎几步远的地方休息，她对我们毫不介意。

乔治告诉我们，10月7、8号两天夜里，有一只雄狮在营地旁吼个不停。当天夜里，我们刚一躺下，爱尔莎便离开了营地，大概是找那只雄狮去了。

天可真热，丛林里非常干燥，即便是平时比较凉爽的工作室，次日早上我们去到里面工作时，也觉得 very 闷热。我们不时看到狒狒、羚羊和形形色色的鸟类，我们的注意力有些分散，但收获还是不小，到了下午吃茶点以后，我们才出去寻找爱尔莎。出去的路上，我们没找到爱尔莎，然而往回走时，在一条野兽经常出没的小道上，爱尔莎和杰斯帕突然跑来蹭我的大腿。

爱尔莎对待比利也如同对待我们一样，但杰斯帕对他的白袜子和网球鞋，却觉得非常好奇。杰斯帕低头弯腰藏在树丛后面，总想伏击比利，我们一再上前制止他，终于使他腻烦了，他才走回到小狮那里。当天晚上，爱尔莎一直趴在越野汽车顶上。

第二天一早，爱尔莎从撕破的蚊帐洞里探进头来，把





我舔醒了。她怎么会钻到我的帐篷里来了呢？令我不安的是，说不定她已去过比利那里，因此我大声喊比利。他回答说，爱尔莎刚刚离开他。这时，陶陶给我送茶来了。爱尔莎看见陶陶，便慢慢离开我的床，向荆棘栅栏门口走去。陶陶推开栅栏门，爱尔莎慢条斯理地走了出去，然后叫走小狮子，快步向巨岩跑去。

我急忙穿好衣裳，心情不安地向比利睡觉的汽车走去，看看他是否被吓坏了。我看见他从带铁丝网的“卧室”里正望着我笑时，我才放心了。比利告诉我，爱尔莎是从荆棘栅栏门挤进来的，然后跳到越野汽车顶上。当她意识到无法到达比利身旁时，她才找我去了。

戴维或者杰夫睡在这里时，爱尔莎对他们从不在意。爱尔莎总是想分占乔治和我的床，因此我认为爱尔莎对待比利的态度，是表示友好。不知比利是否也是这样想的。

下午，我们去看望爱尔莎一家，发现它们呆在噗噗岩上。爱尔莎和杰斯帕一看见我们便跑下来，热情地欢迎我们。麦克德和我们在一起，爱尔莎对他也表示欢迎，然而却快步走到麦克德和杰斯帕之间，显然是不让杰斯帕去用头蹭麦克德的腿。戈帕和小爱尔莎留在岩石顶上，后来我们走进丛林，大约走了一百米时，爱尔莎开始召唤它俩，它们才从岩石顶上下来了，但我们总是看不见它们。只是到了河边时，它们才露面，后来怡然自得地蹲在水里乘凉，同时注意地打量着我们。杰斯帕走到母亲身旁，样子很亲



切，但我们往家走时，他又像个小丑似的闹着玩，妨碍我们走路，结果天黑才到家。尽管比利脱掉了白袜子，但杰斯帕还是很注意他，常常摆好架势蹲在他前面，毫无礼貌地望着他，使他无法前进。比利一再想从杰斯帕身旁绕过去，结果都不成，杰斯帕总是挡住他的去路。爱尔莎上前干预了一两次，将自己的儿子打到一旁去，这反而使他更加淘气了。乔治走在前面，突然觉得两只爪子从身后把自己抱住了，险些把他弄倒。杰斯帕这天晚上玩得可真痛快。一直到我们回营地，杰斯帕开始吃晚餐时，我们才算安宁下来。

10月12日，是比利在营地里的最后一天，因此我们下定决心要找到爱尔莎一家，然而却没有发现它们，我们只好观看到河里饮水的水羚和林羚，还看到了在岩石上晒太阳的蹄兔。夜幕降临时，我们看见许多栖息在丛林里的小动物，离开自己的家，开始了夜行性的生活。

我们回来以后，发现爱尔莎和杰斯帕已经回到营地。爱尔莎趴在越野汽车上，比利轻轻拍了拍她，并去抚摸她的头，一般来讲，爱尔莎是只允许我这样抚摸她的。

在比利离开肯尼亚以前，我们打算领他去看看肯尼亚最长的河流——塔纳河。我们要绕路多走80公里，但我们想他一定很喜欢看看这条大河。我们途经一棵当地最大的猴面包树，估计树龄足有800年。树干上，离地面很高的地方有两个大洞口，这里是个安全的藏身之地。这两个洞口



通向一个大树洞，里面可容纳十来个人。乔治第一次看见这棵大猴面包树时，偷猎者把这个大树洞当作了藏身之地。洞壁上有很多木桩，可当梯子用，又可在上面挂东西。两个洞口是以前人为地弄大的，从表面的木质来看，这是很早以前弄的，大概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奇怪的是，附近地区的猴面包树，大半都有这样的树洞。爱尔莎对树洞很好奇，每次总要进行一番探查。

我们驱车前进，途中遇到了斑马、长颈鹿以及水羚。没想到在丛林里会遇到这么多野兽，因为今年这个季节非常干旱，大多数野兽都聚集到河流附近去了。我们终于来到塔纳河。每次回伊西奥洛时必经的4条小溪，有一条就在这里注入塔纳河。我们往常在这里总能看到河马，这一次也没落空。在550米宽的水面上，发现河心处有8头河马，在水里慢腾腾地游动，不时地张大嘴打着呵欠。它们那庞大、闪光的身躯，泡在水里一定很凉快，看了真叫人羡慕。

突然，传来了狗叫声，我看见乔治操起枪，朝着狗叫的方向奔去。他跳过流动的小溪，消失在稠密的棕榈林里。与此同时，两只水羚跳进河里，后面紧跟着一群汪汪大叫的猎狗。猎狗很快赶上了游泳的水羚，咬住它们的背部和喉咙。3条狗在水里咬住那只较小的水羚，小水羚绝望地挣扎着。接着传来一声枪响，一条狗掉进河里。就在这里，一名非洲人浮出水面。他一看见我和比利站在河岸上，便又潜入水中。我感到忐忑不安，因为塔纳河里不仅有鳄鱼，



而且这个地点还有很危险的漩涡，另外在这位偷猎者游去的方向前面，还有8头河马。乔治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朝着这位非洲人游去的方向连放数枪，警告他最好是游回来。子弹、河马、鳄鱼和漩涡都没能吓住这位偷猎者，他仍然继续向前游去，一心想要逃跑。河马都潜入水下去了，我们担心随时都可能发生悲剧，可是这位追捕水羚的人终于游到对岸，安然无恙地登上河岸，然后消失在树丛里。这时又出现另一名偷猎者，带领更多的猎狗在追赶一只小羚羊。这只小羚羊想跳到河里去逃生，但未能如愿，一条狗咬住它的嘴巴，正想把它闷死时，另一条狗又扑到它的背上。乔治开枪射击这两条狗，那只小羚羊勇敢地向前游去，游了一百米，终于支持不住沉下去淹死了。

这时，我拿了些子弹向乔治跑去。他告诉我，他差点儿踩到一名偷猎者身上。这名偷猎者估计到自己的处境，便跳到河里去了。乔治后来向他前面开了几枪，让他投降，然而他却从水下游过河湾。这就是那名钻出水面后，看见我和比利站在河岸上，吓得冒着生命危险游到对岸的偷猎者。

现在，塔纳河静静地流着，随波带走了羚羊和猎狗的尸体，它们都成了人类狩猎天性的牺牲品，或者说成了人类贪图兽肉或金钱的牺牲品。我感到痛心，这件事一定会给比利留下很糟的印象。这是许许多多没有记载下来的一个典型事例，说明如果要想保存东非的野生动物，就必须



### 禁止偷猎。

令人感到鼓舞的是，有教养的非洲人正开始意识到野生动物的价值，懂得了野生动物是国家的宝贵财产。只有非洲人自己齐心协力，并明了只有保护好较大的动物群最后剩下的据点，才能使它们免遭绝灭，这些动物一旦灭绝了，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 13

## 小织巢鸟“甜甜”

10月份的第二周，乔治回到营地，头几天生活得比较平静。后来有一天夜里，那只凶狠的野母狮和它的配偶又在巨岩上发出瘆人的吼声，申明它们又光临了。爱尔莎听到吼声，立刻将自己一家转移到河对岸去了。

次日一早，乔治看见那只野母狮站在巨岩顶上，背景是蔚蓝的天空，身体的轮廓分外清晰。乔治走到相距400米的地方时，母狮才走开了。

一天傍晚时，爱尔莎全家都回到营地，可是爱尔莎的精神状态很不正常，她不理睬我，也不理戈帕和小爱尔莎，她的全部心思，都放在杰斯帕身上。我真可怜戈帕，他想方设法要引起妈妈的注意。每当妈妈从他身旁走过时，他就仰面朝天，四肢伸直，然而爱尔莎根本不理他，一直朝杰斯帕走去。

晚上8点半左右，两只野狮又吼叫起来，爱尔莎一家都聚精会神地谛听着，但只有爱尔莎和杰斯帕很快朝着工作室方向跑去了，戈帕和小爱尔莎跟在后面走了几步，然后



又回来吃羊肉，一直到从很近的地方传来可怕的狮吼声时，它们才飞快地跑去追赶妈妈，当时爱尔莎已经过了河。

虽然我把吃剩的羊肉收藏了起来，但狮子的二重唱足足地表演了一整夜。第二天日暮时分，我和麦克德看见一只母狮正往巨岩上爬去，后来它蹲在巨岩顶上，无疑这就是那只凶狠的野母狮。我拿起望远镜，第一次仔细地看了看它。它比爱尔莎的毛色深些，身子也笨重一些，样子很难看。我发现她也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突然，我们身旁发出一阵惊人的响动，树枝摇摆起来，原来是一群大象。我和麦克德飞快地往营地逃去。整个晚上，这些大象不断地打着响鼻，并发出咕隆咕隆的声音，来到河边饮水。另外，那只野母狮在巨岩顶上也在不停地吼叫着。不用说，这一夜是难以入睡的，爱尔莎自然也走开了。

次日早上，我们跟踪野母狮和那只雄狮的足迹，发现它们又回到河上游去了，想来它们平时是栖息在那个地区。爱尔莎无疑是知道这事的，当天夜里，她便带着小狮子回到营地要肉吃。在小狮子安定下来吃食以前，爱尔莎很少理睬我，然后才和往常一样和我亲昵起来。这显然是她想出的新“策略”，以免引起小狮子嫉妒。

天气很闷，远处不时地打着闪电；我就寝后不久，便刮起了暴风，树木吱吱嘎嘎地响着，帐篷布不停地拍打着。接着下起了大雨，我仿佛觉得是呆在喷泉下面似的。倾盆大雨整夜下个不停，事先没料到会有暴雨，没把帐篷的桩



子钉牢，结果帐篷支柱倒了，我竭力把支柱扶起来，使头顶上能有个遮雨的棚子，我的脚旁都流水成河了。

随着黎明的到来，这令人心寒的时刻终于过去了。我多么希望能喝杯热茶暖暖身子。但没有人来，烧柴湿了，点不着。另外，助手和我一样，夜里的情况也很狼狈。

我从坍塌的帐篷里钻了出来，发现乔治的帐篷也倒了，从里面传来爱尔莎低沉的呜咽声。不久，她就和杰斯帕以及戈帕钻出来了，身上弄得很脏，但还是干的，雨这么大，小爱尔莎也没找个避雨的地方，我看见她呆在围栏外面，浑身都湿透了。

我开始整理湿透了的东西，送到汽车上去，提防狮子给糟蹋了。杰斯帕可“帮了大忙”，他非常有兴致地想保护我要搬走的每只箱子。我搬完东西，爱尔莎、杰斯帕、戈帕和我都钻进我的帐篷，小爱尔莎只走到帐篷边上，就再不肯往前走了，看来是在那儿担任警戒吧！

雨一连下了4天，每天傍晚才稍停一会儿，视程只有几米远。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肯尼亚的这个地区，雨量变化很大。山区的年降雨量为2500毫米，周围平原地区的雨量，仅380毫米。

爱尔莎的家虽然是在半沙漠区，却受益于附近的山脉，有几条小溪从山区流入干旱地区。离营地最近的这条小河，我从没见过这么高的水位。咆哮的急流漫出河岸，淹到工作室，水漫到了桌上，堆积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





一棵连根拔起的棕榈树。令人高兴的是，爱尔莎和小狮都呆在河岸这边，我们有足够的食物。

仅仅3天，营地四周枯萎的草丛都返青了，干枯的灌木林也繁茂起来。看来似乎已经耗尽地力，盛开过形形色色鲜花的大地，下了三四天雨，如今又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

从林里的各种动物不断更换地点，由干旱地区迁移到雨水充沛的地区。开始下雨的那天，我看见织巢鸟飞回来了，在我们的帐篷上面又忙碌起来，造新巢或修补旧巢。尽管雨点仿佛打鼓似的劈啪响着，我依然能听到这些鸟吱吱的叫声，它们对倾盆大雨泰然自若，毫不在意。它们花了两三天时间，便把巢造好了，一周之后，我发现了第一批蓝绿色的蛋壳，两三周后，地面上散乱地摆着许多蛋壳。这些蓝绿色的鸟蛋，和那些突然从湿沙地上的小洞里钻出来的许多红色的昆虫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昆虫初雨后立即从地里爬了出来，几天后又突然不见了。现在到处都是这种虫子，很像一颗颗滚动着的光滑的豆粒。

开始降雨之后，黑头黄织巢鸟来到我们帐篷旁的大树上，恰好一个月，我拣到一只从巢里掉下来的雏鸟。这只小鸟浑身光光的，只有很少几根羽毛，还包在羽毛管里，只是羽尖上蓬松开了。我把它捧在手里，给它暖暖身子，它的样子很可怜，毫无自卫能力。尽管它是那样弱小，无依无靠，然而它却具有顽强的求生本能，不停地鸣叫着讨